

橫看成嶺側成峰： 重讀《西遊記》與《三國演義》

莊杰雲 我藥行銷總監

對學習的樂趣，始於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畢竟是小說，書中所渲染的曹操的奸、劉備的仁、關羽的忠、諸葛亮的智的形象深植人心，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小說所描繪的人物形象也逐步崩塌，原來劉備仁的同時也可能虛偽；原來曹操的奸卻也帶有仁慈；原來諸葛亮並非無所不能。

年輕時看故事，總想分對錯，覺得每個故事裡面一定有可怕的大野狼與受害者的三隻小豬，成熟後再讀，才發現那些人物更像一面鏡子，你會看到什麼純粹是當時的心境、思想以及經驗的集合，哪有什麼非黑即白呢？更多的是社會上各式各樣的灰色。

經典沒有改變，改變的是我們看待的角度。當我再次翻開《西遊記》與《三國演義》，那些曾經熟悉的角色，已不再只是故事裡的英雄與妖魔，而是折射出不同人生階段的自我投影。它們讓人意識到：閱讀經典，不是回到過去，而是重新理解當下。

你現在是誰，就會從《西遊記》讀到什麼

西遊記大概是被大眾引用討論的最多的作品了，有人說他是暗諷廟堂的爭鬥，西遊記的搭配就是一個昏庸的皇帝（唐僧）、有能力卻被限

制的能臣（孫悟空）、忠心有餘沒啥能力的忠臣（沙悟淨）、好吃懶做的奸臣組合（豬悟能）。

當然，也有創業導師說，西天取經就是一個創業故事，有願景的老闆、有能力的主管、團隊中的開心果，以及任勞任怨的基層重要夥伴。

你品，你仔細品品，同樣的人物組合、同樣的性格，可以品出完全不同的滋味，有完全不同的閱讀感悟。

當然也有人說，為什麼大鬧天宮如此順利、西天取經卻困難重重，其中一個打趣的說法是：天庭的正神都是打工仔、西天取經路上都是創業小老闆，一個只為點卯上班族、一個可是要跟你玩命的創業者。

近年來網路戲謔的說法，則是把孫悟空稱之為「平帳大聖」，去了一趟地府就把生死簿銷毀、去了蟠桃園把蟠桃吃光，這下子地府的黑帳、蟠桃園的歷年監守自盜，都可以一併銷帳了。

你看，同樣的故事，完全不同的角度。

小時候剛看《西遊記》，總為孫悟空鳴不平，怎麼世道不公都在他身上了？那時候只覺得他是被誤解的英雄，明明為了唐僧好，卻常常不被理解。

長大後，也許是委屈感更深？歷盡了些滄

桑，看待西遊記的故事又更負面了點，而且似乎是一個沒人提過的全新視角。綜觀取經團隊的組成，除了孫悟空之外，其他都是有背景的（包含白龍馬），取經團隊更像是一個「專案團隊」，裡面有出了絕大多數力的打工仔，搭配其他各方董事指派內定的「自己人」來分功勞和洗履歷的團隊。

功勞最大的一份，由西天如來佛祖指定的徒弟金蟬子擔任組長，主要出力的組員是沒背景的孫悟空，為了雨露均霑天庭方面派出了天蓬元帥以及捲簾大將參與分享團隊獎金，甚至連四海龍族都派出二代來鍍金。你看，多好的關係戶洗經驗的鍍金組合？孫悟空的經歷，更像是一個被PUA的專業經理人，被迫扛起西天取經的主力，但最後功勞還要分給各方利益團體，是不是很像一個在家族企業打工的故事？

你看一個西遊記，有這麼多的觀點與解讀，我想這是西遊記可以成為經典的原因。儘管現在的我看待西遊記有時候挺負面的，或許隨著閱歷增加，我又會有不同的體悟與收穫。畢竟，閱讀就像一面鏡子，會映射出你看到的什麼。

三國演義：厭惡、理解、欣賞的情緒相互轉換

初閱讀三國演義後，對於裡面人物印象深刻，甚至某情況也產生「崇拜」。直到後來學習到了正史後，才發現原來那都是角色的刻畫，而非真實的歷史人物。即便如此，演義故事所刻劃的人物形象仍然深植心中。

網友在網路上有一個打趣地分享：「質疑紂王、理解紂王、羨慕（成為）紂王」，什麼意思呢？一開始看封神故事或學習到商朝的歷史，主流說法都是紂王好大喜功、荒淫無道、酒池肉林，這些行為在儒家經典上被大力抨擊，也形成讀者的初步印象，但當大家長大並涉足社會後，酒池肉林反而是一個值得稱道、說嘴的事情。

看三國演義我也有類似的感悟，分別是劉備、劉禪父子。「從欣賞劉備到反感劉備」，初看三國演義的時候，總會被劉備的仁德所吸引，覺得愛民如子。可是長大後開始認為，一個空有仁德理念，卻沒有相應實力的人，不值得效仿。

對啊！你套回現實生活就好，一個有理想的老闆，想要對團隊很好，但傾家蕩產歷經二十年都屢屢失敗，這樣的精神真的值得仿效與值得追隨嗎？是否風險太大了點。我們固然可以稱讚劉備堅韌不拔，但有多少「失敗案例」是沒被我們看到的？

「從厭惡劉禪到理解劉禪」，劉禪不論在歷史上或小說中，總被冠上一個「扶不起的阿斗」，成為後世人形容昏庸皇帝的代名詞之一。所以這種「昏君」的形象也一直在我心中深植很久，甚至還傳出了「樂不思蜀」的成語，這樣的人又怎麼可能可以翻案或者會被大眾誤會呢？

可別鐵齒！我的印象翻轉始於歷史老師在教我們「思辨」的時候，他冷不丁的問了一句：「你們說劉禪是一個爛皇帝？可他是完全支持諸葛亮及姜維北伐的，你看南宋的岳飛，多麼希望他的皇帝陛下是『阿斗』。」（畢竟岳飛可是在北

伐後被皇帝猜忌進一步捏造罪名而死)，當然還有很多例子可以舉例，但當下我只覺得三觀有點被打破了，原來歷史還能這麼看？

我們嘗試用另一個角度來解讀「劉禪」，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政二代，索性他的老爸留給他一個很忠心的老臣，他對老臣以及老臣後續的接班團隊給予了完全的信任，並且從不干涉這些決策，因此君臣共治的情況下很快讓國家走出了陰霾，這樣君臣和諧的合作共治維持了 30 年以上。從這段文字的形容就會覺得劉禪是一個不錯的皇帝吧！說真的如果劉禪早幾年「駕崩」，他的評價肯定是一個正面的皇帝。

以前總覺得故事總有壞人與英雄，世界總有公理正義以及非黑即白的涇渭分明。所以當一個公眾人物的「人設崩塌」後，大眾往往難以諒解，我覺得這都是忽略了兩件事情，一個是「人會改變」；第二個是多數的事情其實是「灰色」的。

是啊，我們在看三國演義小說的時候，時間從黃巾起義到三國歸晉橫跨了 180 年，光是一個歷史人物從青年到暮年，難道他的心境會完全一樣嗎？在看小說的我們總不自覺得把 20 歲的曹操與 60 歲的曹操看作同一個人，但這兩個時間段的性格跟思想怎麼可能一樣？我們覺得劉備在逃難時候會帶上百姓逃難是一種仁慈，可是他沒有足夠的實力保護百姓又要堅持帶著百姓上路，又何嘗不是一種殘忍？

作者已死，經典永生

羅蘭提出一個顛覆性的觀點：文本的意義，不在作者的意圖，而在讀者的創造。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是「意義存在於結構與關係之中，而非個人中心」。當作者寫下文字的那一刻，他的意圖其實已經結束；作品的生命，從被閱讀那刻才真正開始。每一個讀者，都在自己的脈絡中重新創造意義。這也是經典最迷人的地方——它不屬於任何單一解釋，而是持續被重構的開放系統。

於是我逐漸明白，經典不只是書架上的文學標本，它更像是一面可以隨著時間反光的鏡子。它讓人看見自己的欲望、恐懼與成長，也映照出時代的焦慮與追求。經典不再是回憶學生時期的閱讀，而是一種生命的再思考。當我以不同的視角閱讀《西遊記》，打工人的苦楚、老闆對願景的堅持，隨著閱歷增加，未來肯定還會再找到些什麼！當我再看《三國演義》，人物形象也隨著時間變得更加有血有肉的鮮活靈動。

每一次的重讀經典，都是對自身的反思，而那些反思的結果正是映照了目前生命的經驗總結。最終，我理解了那句古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座山，角度不同，風景全然改變。經典也是如此，它的嶺與峰未曾變化，但我們站的位置不同，看見的意義也不同。作者或許已死，但經典仍在呼吸；而真正讓它呼吸的，是每一個願意重讀的人。